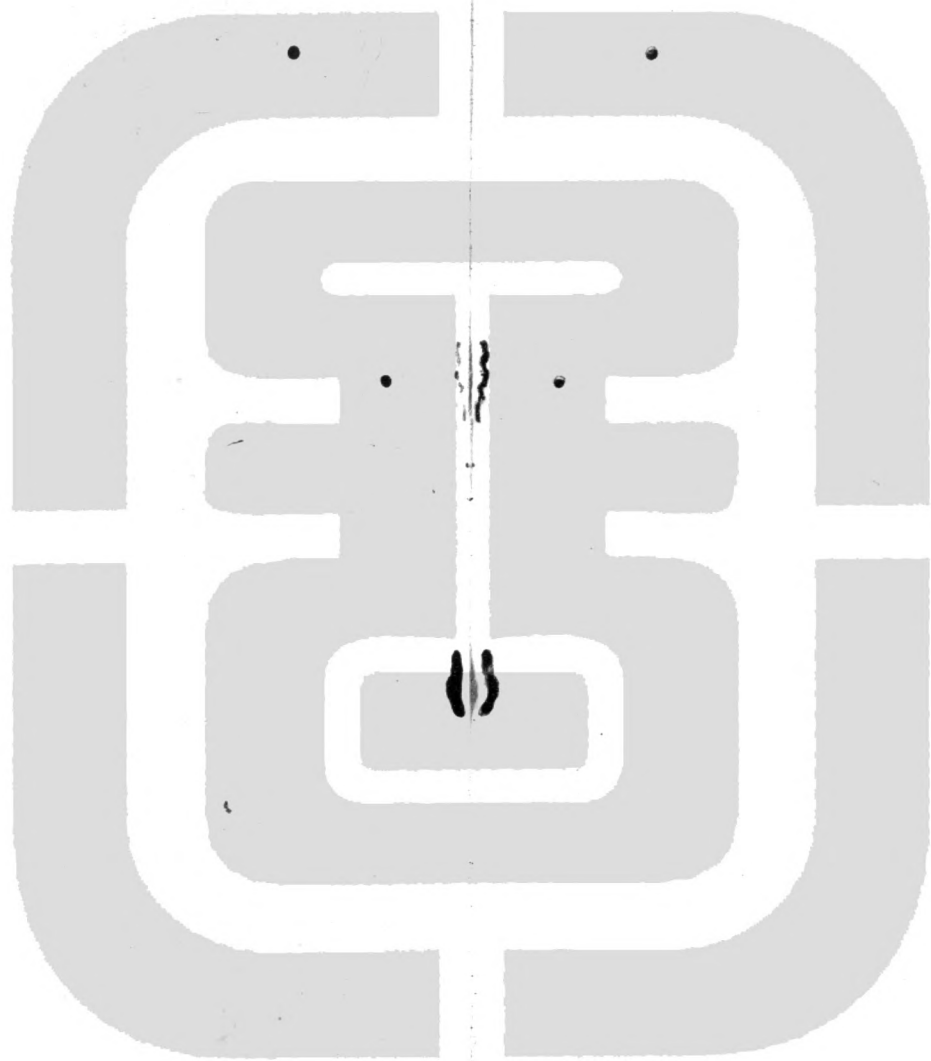


佛說伏娑經
佛說摩娑亂經
佛說弊魔試目連經

二百八十二
止十

49583



三經同卷十

佛說伏姪經

佛說魔嬈亂經

佛說弊魔試目連經

佛說伏姪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居士阿那邠祁至世尊所到已禮世尊足却住一面阿那邠祁居士却住一面已白世尊曰唯世尊世間有幾伏姪而可知者汝居士世間有十伏姪云何為十此居士或一伏姪非法行姪干彼非法求姪干無所方便為

已亦不自安身亦不安父母及妻子客使奴
婢沙門婆羅門不有益事為善得善得生天
上如是居士是一伏姪復次居士或一伏姪
非法求姪干非法求姪干已自安身父母妻
子客使奴婢而不施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
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姪復次居士或
一伏姪非法求于非法求干已自安隱身父
母妻子客使奴婢能施沙門婆羅門為善得
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姪復次居士
或一伏姪如法求財彼如法求財已不自安
樂身不為父母不為妻子不為奴婢亦不施
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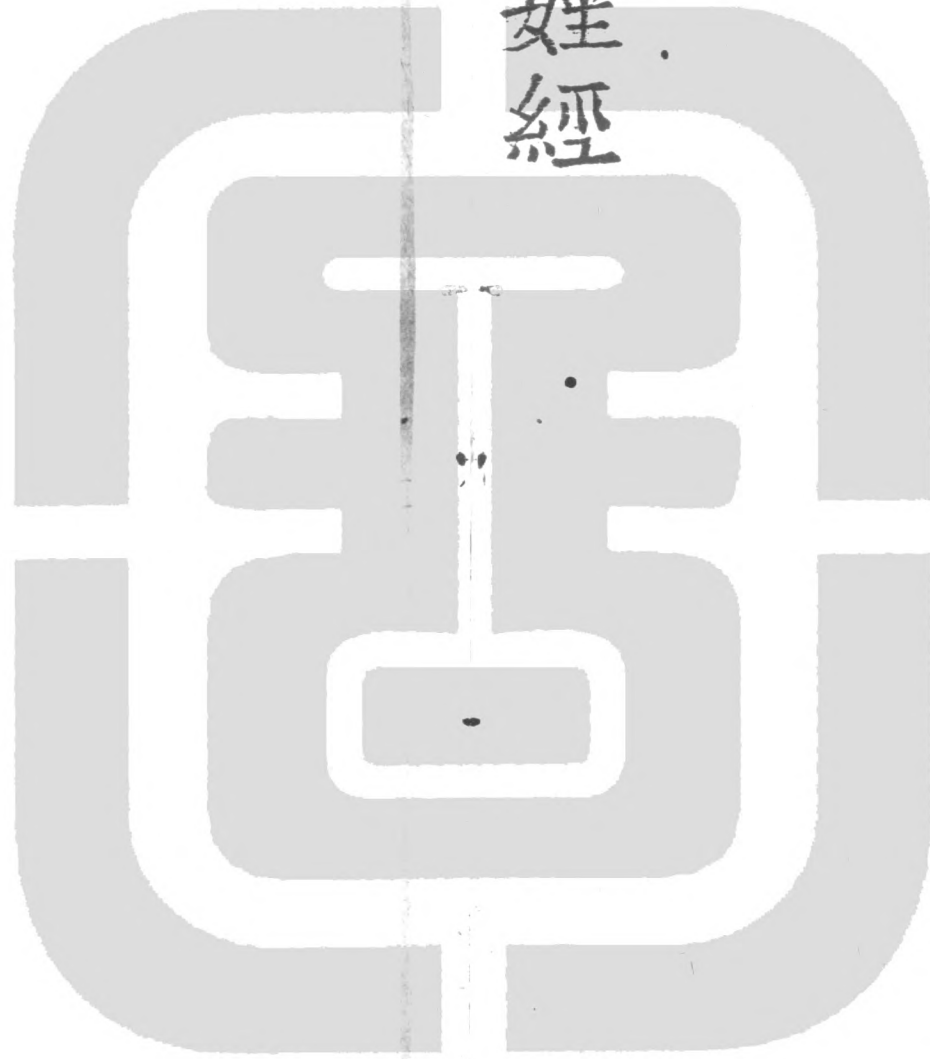
婢亦不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
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姪復次居士或一伏姪
如法求財不干彼如法求財不干己自得安
樂身及父母妻子奴婢不施與沙門婆羅門
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如是居士是一伏姪復
次居士或一伏姪如法求財不干彼如法求
財不干己自得安樂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
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彼得錢
財於中染著極染著不見禍變亦不知棄而
貪食之如是居士是一伏姪復次居士或一
伏姪如法求錢財不干彼如法求錢財不干
己自得安隱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與沙門

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彼得錢財亦不
染亦不著亦不於中樂亦不於中住亦知是
禍變亦能棄捨而食之如是居士是一伏姪
此居士彼或一伏姪非法求錢財于彼非法
求錢財于己亦不自安隱身亦不安隱父母
妻子奴婢亦不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
身生善處是為居士如是伏姪伏姪我說此
弊惡此居士或一伏姪非法求錢財于彼非
法求錢財于己自安隱身及父母妻子奴婢
不施與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此
居士此伏姪此伏姪此小勝小勝此居士彼
或一伏姪如法求錢財不干彼如法求錢財

不干己自得安樂身及父母妻子奴婢施與
沙門婆羅門為善得善身生善處彼得錢財
不染不著不持不樂如是禍變棄捨離而食
之如是居士食姪最勝最妙最上最好無上
勝猶若居士有牛乳因乳有酪因酪有醍醐
因醍醐有酥因酥有酪此是最勝最上妙
無上說如是居士此諸伏姪如是伏姪最勝
最妙極妙最上無上無上說頌偈曰
非法聚錢財 如法如法施 不施不食之
亦不施為福 二俱為慳濁 惡行食此姪
如法求錢財 欲以施為福 亦施及食之
亦能作福德 二俱不慳濁 皆有此伏姪

有能行智慧。伏姪隨所行。知變有知足。
知足而食之。有能行智慧。最妙能伏姪。
佛如是說居士阿那邠祁聞世尊所說歡喜
而樂。

佛說伏姪經



佛說魔嬈亂經

失譯今附後漢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跋祇尸牧摩臯量鹿
野園中彼時尊者大目捷連爲世尊作窟時
露地彷徨教授令作彼時魔波旬自化其身

今微小入尊者目捷連腹中彼時目捷連便
作是念何以故我腹便重猶若食豆我寧可
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己腹於是
尊者大目捷連離彷徨處至經行埵敷座師
壇結跏趺坐於是尊者大目捷連即如其像
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己腹彼尊者大目
捷連即便知之此魔波旬入我腹中於是尊
者大目捷連還從三昧起告魔波旬曰魔波
旬還出汝波旬還出莫觸燒如來及如來弟
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於是魔波
旬便作是念此沙門亦不知亦不見而作此
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燒如來及如來

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謂彼世尊
有如是力如是有所能彼世尊猶不能知我
見我況復弟子能知見我是事不然汝波旬
汝所念我亦知之汝所作念沙門不知不見
而作此言波旬出波旬出莫觸媯如來及如
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謂彼
世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能彼猶不能知我
見我況復弟子能知見我是事不然於是魔
波旬復作是念此沙門為知見我而作此言
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媯如來及如來弟
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於是魔波
旬即從尊者大目犍連口中出便在前立彼

魔波旬却住一面已尊者大目捷連告波旬
曰波旬昔過去世有如來名拘樓孫無所著
等正覺我在彼時亦為觸燒魔我有妹名迦
羅汝是彼子汝波旬當以此知汝是我妹子
彼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魔波旬有弟
子名毗樓音聲薩若最上最賢勝諸弟子何以
故波旬而今尊者毗樓字為毗樓薩若波旬
此尊者毗樓者住梵天上能以音聲滿千世
界無有弟子與此等者與聲等者無相似者
謂能說法此波旬以是故而令尊者毗樓名
曰毗樓薩若此波旬以何方便令彼名薩若
字曰薩若此波旬名薩若者彼依村城住界

起著衣服持衣鉢詣村城乞食自護其身諸
根具足意念常定彼詣村城乞食已中後而
還舉衣鉢澡浴其足舉左師壇著右肩上若
至靜處若至樹下若至空處依敷左師壇結
跏趺坐輕舉速疾入想知滅正受彼中牧羊
人若見牧牛人或擔薪人或行路人若見彼
速疾入想知滅正受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坐
此靜處今命終我等寧可以乾草木牛糞若
敷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當還彼牧羊人牧
牛人擔薪人行路人以乾草木若敷碎草木
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於是尊者薩若過
夜已從三昧起輕舉速疾披鉢其衣依城村

住彼晨起著衣服與衣鉢俱詣城村乞食自
能護身具足諸根意念常定若彼所見牧羊
人牧牛人擔薪人行路人見已作是念此沙
門在他靜處而命終我等已乾草木牛糞甚
敷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而今此
尊者還復命存此波旬以是方便故名爲薩

若字曰薩若

生還

於是度數

也

斲提旬

惡也

作

是念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彼與禪俱與禪相
應常行於禪猶若驢常荷擔繫在櫪上或不
得麥禪而禪與禪相應常行於禪如是剃頭
沙門以黑纏形或與禪俱與禪相應行禪猶
若貓子在於鼠穴前而欲捕鼠在中禪而禪

與禪相應行於禪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
形常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禪猶若鷓鴣在
空墻上在中捕鼠禪而禪與禪相應常行禪
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常與禪俱與禪
相應常行禪猶若鷓鴣在水岸上伺魚於中禪
而禪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與禪相應
禪而禪此六何名為禪為何所禪為何禪
或亂或忘或不定我亦不見來亦不見去亦
不見住亦不見終亦不見生我寧可為婆羅
門居士說如是此沙門精進當罵之當打當
說非當恚之若少多罵打瞋恚說其非若意
有異者此惡魔求其便索其便或得其便或

得其因緣此魔波旬為弊魔而向婆羅門居士彼沙門精進當罵之說其非當瞋恚之彼精進沙門當以木打之當以石擲或以杖撻或破彼精進沙門頭或裂衣壞鉢謂彼時婆羅門居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死生惡趣泥犁中生彼已作是念今已受此苦更或能復劇是處而我於精進沙門發於邪於是波旬取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破其頭壞其鉢裂其衣便往至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無量百眾前圍遶而為說法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弟子頭被打波衣鉢被

壞裂從遠而來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丘當見
此比丘為弊魔向婆羅門居士說汝當取精
進沙門罵之搥打當瞋恚少多搥打瞋恚意
或能有若干而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求
其因緣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與慈俱滿一
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一切諸方意
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極大無量極分
別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與悲喜護
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當令弊魔求其便
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緣於是波旬
向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說如此
言彼與慈俱滿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

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
極大無量極分別滿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
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謂彼惡
魔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其便不能得其
因緣於是波旬弊魔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
能得此沙門便不能得此沙門其因緣我寧
可向婆羅門居士說汝當取此精進沙門當恭
敬承事禮事供養少多供養承事禮事已若
意有異而彼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
得其便得其因緣此弊魔波旬向居士婆羅
門說彼精進沙門當供養當承事禮事今婆
羅門居士脫衣敷地而作是言今此精進沙

門當蹈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行此精進沙
門為極苦行當令我等於長夜得義饒益今
婆羅門居士自洗其髮以敷著地而作是言
精進沙門當蹈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行此
精進沙門為極苦行當令我等於長夜得義
饒益當今婆羅門居士手執囊種種滿中而
作是言唯願諸賢當取此隨所用之當令我
等長夜得義饒益今婆羅門居士信樂為彼
精進沙門自以手牽將入己家隨所欲施唯
願諸賢當取此施隨所用之當令我等長夜
得義饒益彼時婆羅門居士命終彼因彼緣
身壞死生善處天上生於彼已便作是念我

等此樂無過於是我等因向精進沙門有等見故於是波旬為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供養恭敬承事禮事便至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所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無量百千衆在前圍遶而為說法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弟子他所供養恭敬承事禮事從遠而來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丘見不此弊魔波旬向婆羅門居士說當供養恭敬承事禮事恭敬彼精進沙門少多恭敬承事禮事供養意若有異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得其便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於一切行見無常住當見

盡當見離當見滅當見止當見止住處而今
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
其因緣彼波旬爲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
覺弟子說如此言此一切行見無常住見盡
見離見滅見止住處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
其因緣不能得便不得其因緣於是弊魔波
旬便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精進沙門
便不能得其因緣我寧可化作年少小兒童
男形像住他道邊手執大木當用擊尊者毗
樓首破令血流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依城村住晨起著衣服持衣鉢欲詣城
村乞食及尊者毗樓隨從比丘於是弊魔在

他處化作年少小兒童子形像已在他道邊
手執大木用擊尊者毗樓首令流血於是尊
者毗樓被擊首破流血隨從拘樓孫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後於是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至村已以一切身力右旋顧視而視不
恐不怖不驚不懼而觀諸方拘樓孫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見尊者毗樓被擊首破血流從
後而來見已說言此弊魔爲非爲無狀足復
次波旬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言未
竟彼時弊魔即以其身墮大泥犁中彼波旬
在大泥犁中具有四事無樂六更身現受痛
鉤鑊鑊之謂彼地獄獄卒便至弊魔所到已

作是言汝若此鑊解者汝當知我在地獄中
以滿百歲在地獄中彼時魔波旬便恐怖身
毛皆豎尊者大目捷連即時說偈曰

云何止地獄

而令惡在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名阿鼻泥犁

而令惡止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鑊解則為百

在中受苦痛

在阿鼻泥犁

令惡止其中

若有不知者

比丘佛弟子

如是受此苦

當受黑之報

在於園觀中

及此地衆生

不種食稻米

當生比拘牢

極大須彌山

親近於解脫

自能分別者

身則行念持

彼山止泉中

常住於此劫

其形如金色

光明靡不照

作眾諸伎樂

是釋樂所遊

彼亦有二俱

在前而恭敬

若釋在前行

昇此高堂上

見釋所從來

各各自娛樂

若見比丘來

還顧有羞耻

若有升堂上

則能問比丘

當知有此魔

愛盡得解脫

當為比丘記

聞說當如是

拘翼我知汝

愛盡得解脫

聞說智慧記

釋得歡喜樂

比丘多作行

當為更說此

若有昇此堂

釋者能致問

云何名為堂

汝釋在其上

汝釋我當記

此名受報處

如是千世界

有此千世界

無有勝此堂

如此受報處

釋得自在遊

在中最清明

化一能為百

在此報堂上

釋得自在遊

昇在此堂上

足指能動之

今天眼而觀

釋得自在遊

昇在此堂上

神足能動轉

甚深極覆蔽

難動難可轉

彼有琉璃地

聖之所居處

滑澤極柔軟

所敷極軟厚

言語亦柔軟

最勝今天王

善能作伎樂

種種若干異

諸天來會聚

趣向須陀洹

無量諸千種

及百諸那術

至三十三天

說法為作眼

彼聞此法已

信樂則然可

我知有此法

則名曰仙人

謂至梵天上

能令諸梵問

彼梵有此見

所見亦如前

常見有常住

我當為梵記

仙人我此見

不見不如前

我常有常住

我見報相應

梵天身在前

我今當何說

我常計有常

謂能知此世

等覺之所說

若有有所習

所生受其報

火無有是念

我當燒愚人

火燒愚人已

隨行則被燒

如是汝彼旬

近於此如來

久作斯惡行

受報亦當久

汝魔莫馱佛

及莫燒比丘

以此比丘說

魔在鼻量國

鬼有憂感念

目連所感動

恐怖極恐懼

忽然則不現

佛說魔燒亂經

佛說弊魔試目連經

止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焚祇國妙華山恐懼聚
鹿苑中介時賢者大目捷連夜於冥中經行
由於平路經行往返於時弊魔往詣佛所自
化徹景入目連腹中賢者大目捷連吾腹何
故而作雷鳴猶如飢人而負重擔吾將入室
正受三昧觀察其源於是目連即入其室三
昧觀身即時覩見弊魔作化徹景入其腹中
即謂之曰弊魔且出且出莫媯如來及其弟
子將無長夜獲苦不安墜于惡趣魔心念言
今此沙門未會見我亦不知我橫造妄語弊
魔且出且出勿媯如來及其弟子將無長夜

獲苦不安正使其師大聖世尊尚不知吾况
其弟子自連報曰吾復知卿今心所念其師
大聖尚不能知况其弟子知吾所在耶魔即
恐懼今此沙門已覺我矣即化徹身出任其
前目連告魔乃往過去久遠之世拘樓秦佛
時我曾為魔号曰瞋恨吾有一姉名曰黥黑
尔時汝為作子以是知之是吾姉子尔時有
佛出于世間号拘樓秦如來至真等正覺有
二弟子一曰洪音二曰知想最尊第一仁賢
難及何故賢者名曰洪音住於梵天磬揚大
聲聞于三千大千世界何故賢者名知想若
處閑居坐於樹下曠野山中如其色像三昧

正受牧羊牧牛擔薪負草田居行人見之如
此各相謂言於此命過吾等各各輦薪負草
共闍維之如其所言即共闍維知想比丘從
三昧起奮迅衣服去其埃灰更整法服持鉢
入城國邑聚落而行分衛牧牛羊者負薪草
人心懷驚愕各各相謂吾在曠野閑居見此
比丘坐於樹下而不喘息謂之命過共積薪
草而闍維之今者知想以是之故曰想識於
是瞋恚魔心自念言此輩沙門自謂持戒寂
然默聲思惟而行譬如狗猫思欲捕鼠靜然
不動鼠出即搏沙門禪思亦復如是譬如孝
鶴而欲捕魚默靜聲潛思魚出則吞諸沙門

等亦復如是潛思惟念專有所求譬如大驢
晝負重馱至夜疲極飢渴潛思欲得食飲諸
沙門等亦復如是

時魔心念我寧可化於此國土長者梵志取
諸持戒沙門道人搥捶罵詈裂衣破鉢破頭
令起瞋恚吾因是緣得其方便尋如所念即

化國中長者梵志取諸沙門持戒奉法搥挫
罵詈壞鉢破頭裂其被服此諸沙門如猫捕
鼠如鶴吞魚譬如鷄梟於樹間捕鼠諸沙門
坐禪亦復如是如驢飢疲時諸比丘皆被毀
辱佞頭直行至拘樓秦佛所佛為四輩天龍
鬼神廣說經道見諸比丘被毀辱來告諸比

丘今瞋恨魔化諸國中長者梵志取諸持戒
奉法沙門搥捶罵詈破頭壞鉢裂其衣服令
心變恨起瞋恚意吾以是緣得其方便使道
不成尔等於此當行四等慈悲喜護不懷怨
結無瞋恨心廣大難限普安無邊等于十方
雖求汝便終不能得此丘受教所在閑居曠
野一心禪思行四等心意無增減時瞋恚魔
雖求持戒奉法沙門之便永不能得尔時長
者梵志從受魔教毀辱持戒奉法沙門壽終
之後皆歸惡趣勤苦瘦惱拷掠之處在地獄
中受其化身譬如大樹其廣大如大曠野在
燒鐵地裸形自投各自謂言吾等薄祐殃暴

弊惡乃取持戒奉法沙門毀辱罵詈吾等於
此歸命呼嗟不能得見持戒奉法沙門欲求
其便因緣相見已自造此自獲其殃坐隨魔
教不能護身

尔時瞋恚魔心自念言因是方便求諸沙門
持戒人便永不能得必當變行化諸長者梵
志供養奉侍持戒沙門衣被飯食牀卧醫藥
使貪供養因是之緣吾得其便尋如其計即
化國中長者梵志所在行路四徼道中若在
街曲見諸持戒沙門道人布髮著地令行其
上皆口稱曰持戒沙門修身勤行難值難遇
唯蹈吾髮使我長夜得福無量持擎衣服往

造其所誓首長跪願見愍傷受此衣服筭
盛食詣就精舍若街巷裡頭供奉上供養持
戒沙門難值難遇願受此供使我長夜得福
無量抱之擎之若負擔之舉之歸於其舍坐
著好牀出諸飯食衣服袈裟金銀七寶而著
其前長跪白曰持戒沙門難值難見願受此
供唯見愍傷恣意所欲使我長夜得福無量
時拘樓秦佛爲諸四輩諸天龍神見諸持戒
沙門道士爲諸長者梵志所見供養敬事無
量告諸比丘今瞋恚魔化諸長者梵志使供
養持戒沙門道士衣被飯食牀卧醫藥恣意
所欲使著供養吾因是緣得其方便壞其善

心使道不成汝等所由閑居巖處曠野念諸
萬物所在無常雖著衣食莫以貪樂苦空非
身魔雖求便終不能得諸比丘即受拘樓秦
如來至真等正覺教行之如法魔雖求便永
不能得魔所教化長者梵志使令供養持戒
沙門由此之德皆生天上生天上已各心念
言吾等供養奉法沙門持戒清淨自獲是福
不由他人非天所與

尔時拘樓秦佛如來至真等正覺飯食之後
以日昃時與大弟子洪音俱行遊於郡縣於
時弊魔化作大人爲勇猛士手執大棒住于
道側竊舉大棒擊洪音頭破頭灑血其血流

離尔時辟霧在世尊後如影隨形默聲無言
時拘樓秦如來無極大聖還願歎息口演此
言今瞋恚魔不知節限所造大過時瞋恚魔
即以此身墮沒地獄宛轉地獄如魚科斗出
水在於陸地譬如生剥牛皮宛轉在地痛不
可言時魔波旬在於地獄宛轉毒痛又過於
此億千万倍譬若如人身得狂病走不安處
時魔波旬墮大地獄苦痛無量時泥犁傍往
語之言子欲知之若有一籌一鳥飛現知過
十千万歲如是之比亦復難限弊魔吾在地
獄壽數如是然後乃從大地獄出更復遭厄
二万餘歲尔時弊魔甚大愁毒佛為目連說

此偈言

瞋魔所受罪

其地獄何類

拘樓秦佛時

化眾及弟子

所可受患惱

一切見拷治

火然自燒身

其熾而遶形

其地獄如斯

瞋恚魔所在

拘樓秦佛時

洪音大弟子

假使在佛前

及觀比丘眾

因由緣受罪

斯須得動擾

設有喜評相

比丘佛弟子

必當獲此殃

趣於極苦患

如人投深淵

捨於大宮殿

不在玉女間

棄於天上樂

其有曉了此

比丘佛弟子

自興從已出

危害墮苦患

魔當知吾身

倚於解脫門

不天處天人

忉利名聞天

假使分別此

比丘佛弟子

自身犯非法

因此歸惡趣

其以一足拍

動搖最勝宮

所處神足力

目連大感動

其有曉了此

比丘佛弟子

身自為興立

安能墮惡趣

設端正有百

微妙好玉女

見比丘禪思

彼不住園觀

假使分別此

比丘佛弟子

比丘自造行

或能歸惡趣

假使等和同

詣帝釋問事

天帝為解不

何因獲解脫

釋應時發遣

隨其所問答

若自無所著

然後得解脫

假使曉了此

比丘佛弟子

隨己所作行

自到歸惡趣

或有至梵天

難問梵天王

何因致是處

得立于梵天

梵天即答曰

隨問而發遣

今吾所立處

未曾懷邪見

從梵天普見

光明有退轉

吾今當何說

我身長存乎

假使曉了此

比丘佛弟子

身自犯非法

自然歸勤苦

其火無想念

我當燒愚癡

愚駭自興火

還自危燒身

波旬當解此

用意向如來

還自危其身

如火燒癡人

人喜為眾惡

長夜為己身

命來不自覺

無得燒比丘

魔瞋莫試佛

無媿諸弟子

長夜不安隱

必當歸惡趣

於時魔降伏

坐恐比丘故

彼聞此憂愁

應時忽不現

佛說如是諸天龍神莫不歡喜

佛說弊魔試目連經十

止

伏姪經

邠邠 上布巾反 下渠移反

魔嬈亂經

捶 丁果反 薩若 下而反 者反 捨擔 丁淡反 非下正 止敷 芳無反

簸提 上必反 櫪上 上音 猫 二音 苗茅反 鼠 詩与反 儵狐

上字音 鷓 音交 伺 相寺反 靡 苗彼反 蹈盜 音 鈎鑠 古上

渠侯反 蘇解者 上胡反 買反

弊魔試目連經

黥黑 上烏反 磬揚 上音 苦頂反 聞于 上音 奮迅

上方反 埃 音 驚愕 下各反 喘息 上尺反 潜 昨反 盪

馱

唐賀鷟鳥

尺脂反

玄

拷掠

上音考

音二

裸形

又上胡瓦反

筍

上音廉

輦

音余預

山

映

徒反

大棒

下蒲反

辟

上必亦反

又

毗科

斗

作二科字

正

婉轉

上紆反

阮反

剥

徒對反

作評

音平

愚駮

上語解

癡也

作統非

反

必角

燦

正作

